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子部第三七冊目次

新鐫註解武經十四卷(二)

〔明〕沈應明撰
明崇禎九年經世堂刻本

一

書法彀三卷

〔清〕魯之裕撰
清鈔本

一四七

守官漫錄五卷

〔明〕劉萬春撰
明萬曆四十八年劉氏澹然居刻本

一七一

五雜組十六卷

〔明〕謝肇淛撰
明刻本

三四七

新鐫註解武經十四卷(二)

〔明〕沈應明撰

明崇禎九年經世堂刻本
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

時勢論

世之論時事者。每憂建運。至引宋史所載。女直兵滿。則不可救。以為必然。悲竊以為不然。何也。極大之禍。不可再。此詩所紀。最貴竟無。無為。易與。文武。漢。光武。與。成。陽。漢。興。漢。光武。與。南。陽。唐。與。太。原。宋。祖。宗。甲。馬。營。上。下。古。今。幾。四。千。年。未。聞。憂。與。黨。結。開。漢。有。湯。武。武。而。上。而。陽。太。原。甲。馬。營。等。處。後。有。真。天。子。也。然。猶。曰。此。曆。數。之。所。歸。也。即。如。亦。局。黃。巾。張。

樂府詩集卷之九

恩徐道慶王仙芝黃巢之類。非不騷動一時。然亦不。久夷滅。而數百年後。未聞東郡。涿鹿。南海。長垣。浚。有。此。革。窮。業。也。然。猶。曰。中。國。之。叛。逆。也。如。劉。淵。起。晉。陽。慕容超。遼左。苻秦起。隴右。石勒起。上黨。安祿山起。范。陽。耶律氏起。會寧。亦嘗陷長安。稱帝號。然亦通。興。通。廣。土。宇。後。歸。於。中。國。王。統。後。屬。於。中。國。從。未。開。晉。陽。遼。左。隴。右。上。黨。范。陽。會。寧。後。有。劉。淵。華。也。而。謂。今。之。奴。酋。遠。如。宋。之。阿。骨。打。乎。況。三。四。年。來。處。錢。寶。大。行。足。徵。夷。氣。之。必。不。渡。燄。矣。昔。元。主。忽。必。烈。以。錢。與。

鈔問劉東忠。東忠曰。楮用於陰。錢用於陽。沙漠為陰。

華夏為陽。國家起沙漠。而臨中夏。宜用楮幣。不然。四。

海不靖。是以終元之世。止行鈔法。而不鑄錢。及至正。

間。脫為相。主寶泉提舉。日鑄至正錢。而天下遂亂。即。

今民間古錢。並無勝國年號。自可見矣。我。

太祖雅嘗以科場落卷。打造寶鈔。然二百年來。惟錢。

行。而鈔不甚行。東忠之言。益驗矣。且趙宋時。完顏氏。

之興。自劾里鉢以後。昆季叔侄。三四傳。而至阿骨打。

始滅遼。吳乞買始促宋。今逆奴背叛。未幾。而氣益志。

樂府詩集卷之九

滋其亡。可指日待也。但逆奴一倡。而天下大勢未必。

能晏然耳。蓋自古天下之亂。每起於東北。漢末黃巾。

起於涿郡。鉅鹿。而三國鼎分。隋煬征遼。亂民倡莫向。

遼東。狼死。而四海土崩。唐之安祿山。始自漁陽。故。

曰一朝漁陽動。繫鼓大河以北。無堅城。宋之女直契。

丹。皆起東北。秦東之也。以河而推之。其干為癸甲。

以洛書推之。其支為丑寅。而文王後天八卦為艮。故。

其係易坤卦。曰東北喪朋。遼卦曰不利東北。孔子傳。

易曰。成言乎艮。又曰。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以成。

始而成終者也。尚書克典曰：宅朔方，平在朔易。蔡註：謂朔者，蘇也。如月之晦而後明也。易者，改易之意。除舊布新，北方終其陰，而東方始其陽，既成今歲之收，又啓來歲之始也。故十二月建丑，正月建寅，太歲春牛義取於丑，迎自東郊，義取於寅，以定一日十二時。玄門家以子為一陽，丑二陽，寅三陽，至巳六陽，為陽極。而當進陽火，午為一陰，未二陰，申三陰，至亥六陰，為陰極。而當退陰符，岐黃家五運六氣，一之氣為太陽，寒水而在北，二之氣為厥陰，風木而在東，津心家之五音六律，黃鍾陽也，順行而始於子，大呂陰也，逆行而始於丑。風角家凡東北風，謂之牛筋風，亦曰海陰風。主傷禾稼，多風雨，沙嘴滄浪，大抵皆貞下起元，剝復相承之意。是以洪武十四年，特命中山王修築東北諸關隘，如山海關、喜峯口、古北口、潮河川等處，極其堅固。而山海關盤詰查勘，比諸鎮尤嚴。夫太祖立知天機，又有劉誠、張鐵冠、金碧峯諸人開導，其於知來推背，必洞若觀火。故建文帝雖立為太子，而度牒僧具，悉相授受，則東北關隘之堅固，為知

不有早見乎。況太祖開國在甲戌，運之戊申年，得順卦之三爻，大順震艮之交也。往建遂起自艮，而南運於震，可為寒心。即子不云乎：地氣自北而南，則天下治；反是則亂。今東南諸物，長安一有之，非地氣自南而北之一驗歟。又聞天地氣運五十年為一甲子，五十年為一吸，自太祖戊申至今二百六十九年，太平至盛，從古未有。夫泰危陰陽，望憂日中，是在廟堂之上，加之意耳。

新唐書

卷之九

殷世堂

戰守論

今之議東事者。揆不出戰與守。然戰有戰之第一著。守有守之第一著。兵志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建策起於極北極寒之地。即勝國時。奴見于之地。流徙罪人之所居也。故其堅在弓馬射獵。長驅馳驟。其瑕在舟師水戰。跪坎瑜坑。近薦紳率奏。有謂其涉水如平地者。有謂其渡河不用舟楫者。有謂其蕪水陸之長者。此矮人觀場之見也。又聞其於烏龍江。造戰船。教水戰。此乃奴商設此詭計。以恐嚇中國耳。何可輕信。正當將計就計。可也。試以往事証之。元末被韓世忠困於江南。見海舟往來如飛。駭然曰。南人使船如使馬。奈何。劉錡順昌之捷。使人謂元末汝必不敢渡河。吾當造浮橋以濟汝。粘沒喝幹離不過大河。笑曰。南人可謂無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河。吾豈得渡。完顏亮南侵。見宋人用踏輪舟。飛繞金山。伴曰。必紙舡耳。此可見女直之不習水矣。然猶曰。此外夷耳。魏書云。臨江見波濤洶湧。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魏雖有武騎千群。何所用之。此可見北人之

集序

卷之九

經世堂

不習水矣。然猶曰。此往代耳。目今北人商宦於南者。過水登舟。則寢食不安。頭目暈眩。蓋北之不習南。猶南之不習北。使南人而欲馬上為生。挽彊射鵰。自然氣索而色變。此情也。亦勢也。亦風氣使然也。或曰。閩浙邇遊。教習已久。奈何。曰。此不過我人耳。安能人。教習之。且安能如南人之精熟也。況南人之習水。必在童稚之年。輕熟便捷者。能之。若年盛體重。則易于沉溺矣。又必在湖澤之鄉。見開狎習者。能之。若高原城市。則駭於創見矣。此則建奴之瑕。而我當乘之者。也。夫其瑕在舟師水戰。則當自天津登萊。以舟師直搗其巢穴。其瑕在越坎瑜坑。則當於京師東北南三方七八百里之地。多開溝壑。以阻其奔突。此或戰與守之第一著乎。况海戰既熟。不惟建酋無穴自存。又可漸以規復海清之舊。溝壑既開。不惟胡馬不敢南牧。又可漸以備舉屯田之法。但今廣寧失矣。虜馬直逼山海關矣。則守口扼險。尤為今日吃緊要務。故又略而言之。

集序

卷之九

經世堂

守關論

山海關素號天險。周麻城論。所謂彼塞。我不能往。我塞彼亦難來。固也。但建逆多智善策。必不直攻此處。蓋關北則有陸路隘口。關南則有水路海口。試先言北而及於南。自山海關以北。隘口無慮百餘。而至宣府邊牆共八百餘里。牆外即桑顏三衛之地。為長昂董狄程律免兀魯思罕男撥計阿只卜。顏魯伯戶夷婦爾只克。錫毛克。哈亥男滿都卜。賴奇。百餘枝部落。住牧。雖未必肯假道於奴酋。然此輩皆陽順陰逆。挾

禦府論

卷之九

七

之以要求於我。即如正統己巳之變。亦三衛陰為嚮道。然猶曰自大同入。與三衛分地無與也。嘉靖二十九年。庫戌大酋吉囊俺答入犯京師。乃自古北口入。夫古北口正三衛分地。豈非由其引。我前鑒不遠。故自山海關而北。而西極衝去處。如一片石。門路大毛山。城子谷。平頂谷。義院口。關臺。領營中。桑堡。羅漢洞。東勝寨。徐流口。喜峯口。河流口。關冷水口。關石門子。關古北口。潮河川等處。皆當嚴備。然計其要害之處。大畧有四。以冷水口為一路。自山海關抵太平

而以建昌營為遼中之地。以古北口為一路。自馬蘭谷抵石嶺塘。而以密雲為遼中之地。以昌平為一路。自渤海所抵鎮邊城。即以昌平為遼中之地。以紫荆關為一路。自沿河口抵故關。而以易州為遼中之地。顧此關隘。古北口尤緊要。蓋冷水馬蘭有重崗疊障。以為天險。紫荆關有雲中上谷。以為外藩。惟古北口一帶。乃勝國時元主幸上都。避暑之道。沙冰水湯。平美曠。馳馬馳驅。甚難防禦。然古北口黃榆川而來。則必由潮河川。自磚梁子而來。則必由

禦府論

卷之九

七

黃家寨。自黑谷關而來。則必由三箇嶺。此兩處皆兩山夾峙。易於堅守。過此便入平原。則欲戰不能。欲守不固矣。元人進金史表文云。勁卒搗居庸。北附其背。大軍出紫荆。南扼其吭。此兩言也。豈非都燕而有秋患者之明鑑哉。雖然。古語云。一人當關。萬夫莫敵。諸隘口雖與虜為隣。然能固守。亦可無恐。所可慮者。惟山海關南數里。即為汪洋大海。向余所飲用之。以攻其瑕者。今似瑕反在我。而奴或用之以攻我耳。何也。關之西。瀕海者約五百餘里。設奴以舟而來。則如秦

三島牛頭崖金山嘴。洋河口。滦河口。清河口。秦沙口。
等極衝去處。皆可登崖。近徑臣那玠於此數處建議。
欲築城開河。增軍添馬。此志守口之第一義也。

開鑿論

自古中夷狄之患者。宋為甚。唐次之。漢又次之。三代則無狄患。有之。自周末始。則以井田廢。而胡馬南馳也。故秦趙燕三國。皆築長城以禦胡。蓋可睹矣。為今之計。井田固不必言。惟于宋師四面之地。縱橫曲直。多開溝塹。以阻之。左氏晉之邀蘇曰。必盡東其敵。正以為戎車之利耳。玉海十道山川考曰。薊州漁陽有平虜津。穿渠障水。以禦契丹。乃魏滄州刺史姜師度所開。後周郭丹屢寇河北。無藩籬隔限。殺掠無算。言事者稱浚冀之間。有葫蘆河。橫潤數里。可浚之以限其奔突。詔王彥超浚之。築城李晏口。以張藏英為巡檢使。百姓始得休息。

宋史藝雄州東至海。多積水。戎人患之。不敢由此入。寇惟順安軍。至北平土地平曠。胡騎由此而入。謀者謂宜浚溝洫。樹五穀。以限戎馬。而寬邊儲。遂遣陳恕經畧之。五倫書載宋太宗時。郭丹授遷滄州節度使。何承矩請于順安砦西。開易河浦口。以注于海。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七十餘里。以遏奔軼。募年紹邊諸軍。

川注塘水者止伯城守軍士不煩發兵廣成吳玠子
 天水軍作汜網以阻金騎即今邊牆外悉掘坑坎土
 人呼曰品級坑乃赫臣威繼光所始至今賴之今肅
 騎克斥藩屏單薄一牆之外即為胡穴宜于京師北
 東西三面固地形量水勢多集夫役設官督督界倣
 古井田之法隨高逐下移東補西四維五機或四或
 直或大或小或淺或深或方或圓開鑿溝壑它掘地
 塘可回者田之可居者屋之可溝者溝之可河者河
 之可積水為湖蕩者湖之蕩之應胡馬堵截關阻而
 禦虜
 不致咆哮于畿輔乎

水道論
 凡水道者何水有發源有分派有積匯發源者宜
 之分流者宜導之積匯者宜浚而深之以至橫溢者
 宜隄而防之潰決者宜障而塞之按荊州志曰水經
 晉劉琦以嘉平二年於高梁河開車廂渠景元辛酉
 更置水門水流乘車廂渠自荊西北比經昌平東盡漢
 陽却縣舊志疑車廂渠在今荊州不知高梁河經昌
 平入都城至通州南會于白河即今濁上河是也
 在荊城之北又謂東盡漢陽蓋古漢陽城在今漢陽
 縣東南
 西南又周顯德六年夏周主以比鄰未平下詔親征
 親軍都虞候韓通等將水陸先發四月通自滄州沿
 水道入契丹境柵于乾寧軍南補壞防開海口三十
 六處遂通瀛莫車駕至滄州直趨敵境趙匡胤為水
 攻都部署而周主自御龍舟沿河而北舳舻相連數
 十里至獨流口沂流而西至臨津關又尤史至正二
 十八年郭守敬言水利欲築昌平州白浮村神山水
 過双塔榆河引一畝玉泉諸水入城匯于積水潭東
 折而西入舊河帝善之命守敬領都水監事于是自

村至通州高麗庄一百六十四里塞泄水口十
 二里逾年乃成所浚之處多古時椿木碑石人始服
 守窮之誠積水潭即今西海子是又易州志雄飛並
 載每年望角魚夏月由山西河東順流至雄縣大湖
 中七月後遂流西經白溝河定興河至涞水成郡入
 廣昌河又涞河之水發源沙漠注舊流河舊興州東
 南行至舊大寧即元之上都也漸水東北入馬再
 東南行過舊會州又東過舊富峪又東行過舊寬河
 乃入中國經永平府之遷安縣南行過涿州又南行
 過樂亭縣入海易水源出保定府易州之西山行經
 州境二百餘里首受濡水涑水注之水始大出清苑
 東三十里至安州澠滌及清苑之水注之水蓋大有
 堯車白洋諸注注之白洋淀接任丘又東至高陽西
 南塘沙滋三河注之亦會于白洋淀自白洋淀東北
 為雄縣白溝河之水注之至雄縣西南清沱河之水
 自五官注注之又東至清月西桑乾之水自西北來
 注之又東北漸水注注之有三角淀注之三角
 淀視諸淀最鉅即古之滹沱也自此東出淋新注于

五沽入于海又桑乾河之水發源山西之渾源則經
 保安之境自懷安夾山而下至蘆溝橋狼窩地方橋
 溢為患直涉至新義門合而現之涿河京師東北之
 水也高粱河車廟渠白浮村神山水京師西北之水
 也易水滹沱桑乾河水白溝河水又皆發源于西而
 分散于京師之南者也提之治水之道上流不可溢
 下流不可壅上流溢則有淤漫之患而下流反枯下
 流壅則有潰決之患而上流益薄此水道之所以不
 可不議也

工役論

夫予所言開整引水勞民寔甚籍民無所利何樂為此否即厚其領值利亦有限為今之計惟米也田之寔為樂庸之計則百姓皆以避害而獲利工役不勞而自集矣今之謀也田者或以為取諸召募或以責諸僑寓或以驅其游惰或以當徙南方耕種水田之大戶四者恐皆未得其肯綮也何也召募者召募南方之人也夫天下大勢南富給而北貧困南佚樂而北勞苦今使去富給而就貧困舍佚樂而趨勞苦人心誰甘之惟或勸之以利盡則散矣雖或約之以法窮則去矣以此召募之不足恃也僑寓者南人而寓居于北者也如今之徽歙人洞庭山人浙之寧紹金衢人間之漳泉人四海皆有其持其尤著者耳然此輩皆以逐末趨利或手執技術而來于開渠動止固不能也即今藕杭地方天下各處人俱有入籍當差者試編之以工作能涉役如法乎蓋東晉南宋之僑寓皆以避亂而來故一來遂作荒求計以輩之僑寓乃以逐利而來故雖來帝懷首立之恩若強之以

樂府詩

卷之九

至世堂

工役

急則債事寬則潛去耳此僑寓之不可用也游惰者即遊手遊食之徒也此輩或自幼養成嬌脆或青梁不知稼穡當見蘇杭杭行之人一遇凶荒駢首自縊彼豈不欲勤勞自食哉自初不習故也則欲驅游惰而從事工役能乎此游惰之不足用也徙郡國豪傑大戶漢武帝及我太祖成祖皆嘗行之即今蘇城伊氏乃太祖徙之金陵故學使盧宣公兵憲山泉公皆以上元籍舉進士對門內韓氏乃成祖徙之北平故襄毅公以宛平籍舉進士是也然國初威懷震法令嚴而徙者奉行惟謹今日憲度弛使費重而徙者愁苦不勝是徙亦不可行也然則如之何而可余以莫若專責于土著土著者生于斯長于斯老死于斯父母妻子于斯祖宗墳墓于斯即律書所載人戶以籍為定者是也孟氏曰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余見南方小民被倭寇洞棄水旱盜賊之患者患至則逃而避患息則歸而何也無論富家巨室即貧窶方苦之輩亦有樹藝在田亦有素篋在家係戀而不肯棄去正所謂有恒產者有

樂府詩

卷之九

十六

經世堂

至陽于大順也。論勸賞則詳之元史。易泰之中。虞
集上言能以萬夫畊者授以萬夫之田。即為萬夫之
長。千夫百夫皆如之。情者易之三年後視其成。以漸
稅之。五年有蓄積。命以官給以祿。十年不廢。世教論
工。賈則行之。元末易至正十三年。丞相脫脫。言京東
地。募南人畊種。于是用右丞悟良哈台左丞烏古孫
良楨。兼大司農卿。而脫脫總其事。立法佃種。給鈔五
百萬錠。以供工價牛價農器穀種之價。募至二三千
人。擇主農師。降空名勅牒。百人者授正九品。二百人
者正八品。三百人者從七品。每名給鈔十錠。由是大
稔。然此皆注代也。我明立文莊王文恪霍文敏陸元
從東莞陳氏皆言之。而世廟中給事中陳慈請依漢
法。力田與孝弟四科。歲有升擢。以脩農師之選。萬曆
初徐給棟貞明又請上者如納粟待銓。次者授散職。
下者補吏胥。而後于官。又言贖罪有條。家富而有力
者。則以贖罪。而贖其罪。家貧而有勇者。則以自治
而免其配。是皆石論之可行者也。

開墾總論
夫果如予言。墾遂可開。而虜騎遂免于衝突。萬灶遂
可几飽煖乎。猶未也。蓋地形狹矣。然畿輔膏沃之地。
多為貴勢所占。此輩城狐社鼠。非有大力量者。不能
擇而清之。即如江南水田。言者必以三江為先。然就
今日而論。不惟婁江東江變為平陸。即吳淞江宋時
猶濶二三十里。今則一二里矣。蓋兩岸淤泥肥膏。勢
權奪據故耳。然則京輔之地。其不當開墾之要道者。
固可相安于無事。設有利于此。而不利于此。利于私
家。而不利於國家者。不得不為經正。當是時。必也不
畏強禦。不避權貴。如笑比河清之包拯。冷面寒鐵之
周新。問豺狼不問狐狸之張綱。然後可。而今果有其
人乎。即有之又恐正直之難合。而罪戾之不免耳。此
地形狹也。水道明矣。然導水之法。欲治其委。先清其
源。二者流微而易制。委者勢悍而難禦。故也。今畿輔
各處之水。皆下流也。其後源或在塞外。或在山西。或
在真保等府。譬如三吳之水。來自具區。具區之水。又
來自宣歙。湖常等府是也。而不察輔水源。地形牙錯。工

作牽物情浮雲、人心如面、東野利者、或為西野害、
甲所可者、或為乙所否、是必合原委而通治、酌孽指
以施行、然後可以奏功而底績、此水道難也、至于工
役之難、則又不可以一言盡者、是故大禹聖人、而荒
廢土工、且有八年之久、是功不可以旦夕計也、仲尼
曰、禹稷躬稼、而諸害亦殫、其胼手胝足、股無胈、脛無
毛、是役不可以資倨免也、使者人所難也、而利能勝
之、力者人所新也、而利能竭之、故費所當費、即百萬
捐之一朝、任所當任、即百萬付之一人、是用不可以出

卷之九

幼志也、宋淳化中、臨津令黃想上書請也、曰、何承矩
力贊之、乃以承矩為使、慙克判官、發諸州兵民二萬
于英雄霸等州、與堰六百餘里、置斗門引汶水灌漑、
初時阻者甚衆、武臣耻于營輯、不樂、衆譁益甚、上不
為動、既而大登、謀乃息、是謀不可以卒、衆播之夢溪
筆譚曰、瓦橋關與運為隣、素無閑阻、上宅使何承矩
謀諸水為寨、欲自相視、恐其謀泄、日會僚佐、泛舟置
酒、賞蓼花、作蓼花咏數十篇、傳至京師、人莫喻其意、
自此始重諸漑、大曆中、湯懷誠流經為之、廢曆中、又

開徐林、柳庄等漑、皆以徐泡沙塘等河、叫候雞距五
眼等泉為源、東合濟、沱、津、易、淇、白等水、于是自保州
西北、沉遠、滎、東、盡、滄、州、幾、八、百、里、悉、為、潞、澤、潤、東、有
六、七、十、里、者、恃、為、藩、籬、惡、變、斥、鹵、為、良、田、魚、蒲、之、利、
人、共、賴、之、是、畿、不、可、以、蛙、燕、測、也、書、曰、率、作、興、事、孔、子
論、為、政、在、先、勞、郭、子、儀、因、河、中、之、食、乃、自、耕、田、將、佐
以、是、為、差、予、是、士、卒、皆、不、勸、而、耕、軍、食、甚、之、元、世、祖
開、畿、輔、河、至、欽、其、成、又、不、忍、役、細、民、勅、曰、朕、薛、專、其
役、宣、徽、使、月、亦、察、見、等、率、家、屬、播、泰、鐘、建、者、如、雲、適

卷之九

年成帝見之大悅、且曰、是果非月亦察見身率其衆
成不遠也、厚賜之、怯薛、中國所謂元勳、即伯顏、木華
黎、之屬、是勞必當以大臣先也、秦地初皆屬、尚不毛
鄭國一為開渠、而秦遂富強、蜀之灌繁、乃窮、城、絕、微、
文翁引水灌之、而田成數萬頃、臨洮、湟、中、即今甘涼
之地、焉、後引洮水種、稊、稻、而狄道、並、寨、之、民、得、以、樂
樂、是地不可以區脫棄也、北人之偷安怠惰者、向來
皆以水稻宜南、旱稻宜北為辭、且以地之性質不同、
人之嗜好亦異、故雖先為之、而即棄、奈、面、逆、而、心、不、服、

自來北方水田之說。屢奏請而屢廢格者。坐此不知。
 孟子曰。夫猶玉。其不生。惟泰生之。新者。逸城沙漠之。
 地。今北方皆不種水稻。豈雍豫徐兗青冀。皆為麥。而
 乎。幽風有七月之詩。孟氏亦稱七八月旱。則苗穡。而
 則苗興。夫周七八月。即夏之五六月。今南人水田。正
 在五月。插時六月。耘。則孟氏所謂苗者。非即水稻。
 之苗乎。且水稻早稻。其寬之美。惡精粗。迥乎倍蓰。而
 直亦懸殊。豈後稷諸聖人。以其粗惡而賤者。播種于
 中華。文物之鄉。以其精細而貴者。加厚于南蠻。鴟舌
 樂府錄。卷之九。十三。經世堂
 之地乎。其故起于晉之東。枕唐之襟。宋之南。近中
 原。多為腥羶所據。故亦從其嗜慾。而矣。方反為流寓
 所化。故尚苗。其樹藝耳。此積習之不可不破也。宋何
 承矩在河北。與屯田初年。霜早不成。次年方熟。是東
 作不可不早也。嘉靖中。懷慶紀。守固丹。泌。夫流。疏渠
 成。田民得其利。紀去而田亦隨廢。是責任不可不久
 也。近真定。楊中丞。緣水墾田。歲入甚饒。及滹沱旁。溢
 桑田之變。種。息。聞。是上流不可不治也。此皆工役
 之所當識者。提之。又在得其人。而善用之。益用得其

人則難者易矣。用不得其人。則易者難矣。故曰。有治
 人。無治法。

海戰論

昔漢武命樓船將軍楊僕荀彘以舟師浮海滅朝鮮。分為樂浪玄菟真番臨屯四郡。後隋煬帝以兵一百三十萬。送陸征遼而敗。唐太宗車駕親征。亦敗。惟李世勣以舟師入朝鮮。然後舉國請降。至唐高及武氏朝。先命劉仁贍次孫仁愿。又次劉仁軌。皆自登萊泛海。開熊津都督府。蘇嘉林任府。周番三城。以通東夷諸國。而三擒其王。故至今東夷稱中國為大唐。且築大唐街。以居華人之流寓者。是可見舟師之能致勝矣。故我

卷之九

五十五

太祖勅諭朝鮮。明言隋唐以北。將東征。故皆無功。我朝不用隋唐敗局。專用江南水戰。於是朝鮮君臣畏。其前萌恐後。近神廟時。聞白龜援朝鮮。多用馬軍。不知地利。收致喪敗。而寧夏之變。竭天下之力。不能平。後決秦伯漢治。以肅其滅。始內潰而縛送諸逆。今建叔梁父在。白龜南。為江。西。鴨綠江。漢。晉。稱馬。營。水。名。為。江。西。白。龜。南。山。諸。水。所。聚。又。名。為。海。北。人。不。知。其。名。曰。海。故。杜。詩。有。青。

白骨之句。而金阿骨打。亦曰海上之盟。元朮亦曰。自海上起兵。至我明稱建州女直。亦曰海西。皆指烏龍江言也。觀此。則知水道可通其國矣。宋徽宗宣和間。用燕人馬植計。浮海至女直。約同滅遼。高宗建炎二年。閤門宣贊舍人曾勛。至自金。建議欲遣舟師從海道以迎二帝。夫二帝是時。被金人居之五國城。又在建州之北。而舟師可迎。非水路可入之一驗。城。之。蜀。中。天。險。從。陸。則。林。麓。豁。谷。險。阻。扼。塞。彼。可。埋伏。我。難。救。援。惟。瞿。塘。三。峽。雖。稱。險。絕。而。我。朝。廖。將。軍。永。

卷之九

五十六

忠輩。從此破蜀是也。即前劉將軍統之行師。有紀律。喬遊擊一琦之智。杜將軍松之勇。皆有古名將風。乃己未秦之失。皆以地利不明之故。殷監不遠。可復浪戰乎。惟當用舟師數萬。戰船千艘。粟夫半年。於五六月。西南風多之時。或自登萊。或自天津。順風揚帆。先抵旅順口。次進鴨綠江。以舟為家。逐客為主。彼來則登岸以疲之。彼去則縱火以燒之。北逐巢穴。則水陸並進。以追之。西渡三壘。則四面埋伏。以邀之。東連朝鮮。潛師以擊其東。西通土蠻。虛聲以嚇其西。夫自。